

流沙河

讲诗经



流沙河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流沙河讲诗经

流沙河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沙河讲诗经 / 流沙河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11-4516-2

I. ①流… II. ①流… III. ①古体诗—诗集—中国—春秋时代②《诗经》—研究 IV. ①I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7591号

LIUSHAHU JIANGSHIJIING

流沙河讲诗经

流沙河 著
石地 整理

策划出品 文治图书
责任编辑 燕啸波 奉学勤
装帧设计 后声文化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6mm×235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516-2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前言

2011年春，成都市图书馆萧平先生嘱我去讲唐诗。他那里有公益讲座，开办已久，名声远扬。我说，最好从源头的《诗经》讲起，紧接着苏李诗、古诗十九首、汉诗、魏诗、三曹诗、陶渊明诗，然后进入唐诗。这样讲下去，自源头而流变，能给听众系统印象。萧平是读书人且懂诗，喜说：“当然更好。”于是从是年5月28日开讲《诗经》。初始阶段，每半月讲一次，一月两次。后由内子茂华陈情，请减为每月只一次，每次两小时内。蒙允，后即每月减为一次。《诗经》三百零五篇，我选讲八十一篇。记得王水照先生一文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读北大中文系，四年里《诗经》也只学七十几篇，可见八十一篇不少了。今由学友石地先生根据录音整理、订正、商讨、誊抄，做成《流沙河讲诗经》一书。石地先生文字清通，条理明晰，为本书生亮色。更有为本书作审读并赐教的龚祖培教授、左大成教授、燕啸波编辑三位先生，一并在此感谢。成都市图书馆为本书提供音像记录，亦应在此致谢。

2016年10月29日 北窗下

绪论：《诗经》的产生和诗歌的作用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开始的这个系列讲座，是讲《诗经》。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其源头都有美好的诗，在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诗经》。我们要讲的这个后来称为《诗经》的诗集，分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风”，包括周南、召南和十三国风，就是周天子下面的十三个诸侯国或某一地域流传的民歌；第二部分是“雅”，分为“小雅”和“大雅”；然后是《周颂》《鲁颂》和《商颂》，称为“三颂”。所谓《诗经》，就是由这几个部分构成的。

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件绝可注意的事件，那就是距今两千五百年左右的时候，地球上的四大古文明区（印度、中国、古希腊地区，还有包括了埃及和巴比伦的小亚细亚文明区），突然不约而同地都唱起歌来了。它们唱的歌和早先不同，其内容都是诗。这些诗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史诗，一种是抒情诗。在印度和古希腊是以史诗为主；在小亚细亚一带是抒情诗为主，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的《旧约全书》里面的“雅歌”，本身就是非常美妙的抒情诗，和中国的《诗经》很相似，特别是和《诗经》中的“风”很相似，可以看作是小亚细亚的“诗经”。我们中国的《诗经》主要是抒情诗形态，叫作“诗言志”，而不是“诗叙事”。虽然也有叙事诗，但不是《诗经》的主体，《诗经》的主要内容都是“言志”。言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个“志”是指内心的感动、感情，不能狭隘地理解

为“志气”“志向”。如果要翻译出来的话，它相当于英文的will，也就是“意愿”的意思。所以中国古人说《诗经》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我们中华民族，在《诗经》以前就有韵文，也有歌，但都不叫诗，是诗三百编出来后，大家才开始叫“诗”。这个字最早的写法，左边是个言旁，右边是一个之，之乎也者的之，不是现在这个寺庙的寺。之字的本义是一个动词，从这里到那里去就叫“之”，相当于英语里面的“go to”。这一个左言右之的诗字是什么意思呢？古人的解释是“志之所之也”，就是心有所动，形诸语言，这是它最根本的特征。当然，并不是心中所有的话，说出来都是诗，还需要把语言文字的表达艺术化、音乐化，这才叫诗。按照《诗经》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给诗下这样的定义。这就是中国诗的特点。中国诗和西洋诗最大的不同，根源就在这里。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在诗歌方面也是这样。西洋诗起源于古希腊的史诗，就是epic，它是用押韵的文字讲古代的英雄故事，所以欧洲的诗一开始就侧重于讲故事，而中国的诗，从一开始就是侧重于表达自己心中想要说的话。虽然中国古代也有英雄史诗，《诗经》里面也有，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它，但它们数量很少，篇幅也不像西方的史诗那么长，它们不是中国诗歌源头的主流。如果从广义上说，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史诗，比如藏族的《格萨尔王》。

如果你要问我“诗歌有什么用处”，我确实也说不清楚，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诗歌也许是没有有什么用。也许没有诗，粮食还是会有有的，钢铁也是会有有的，肚皮还是会吃饱的，但就是没有灵魂上的趣味。一个人是不是经过诗歌的陶冶，他在气质上是绝对不同的。所谓气质，似乎也很难说得清楚，但是你和一个人交谈，不到三分钟就一定能感觉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他的气质。这就是诗歌的用处。

诗歌最大的用处，就是使你自己快乐，包括两种快乐：一是你自己写出一首好诗，你会感到快乐；还有就是你读到一首好诗的时候，也会感

到快乐。而这种快乐是不可替代的。我最厌恶一种流行的比喻，是说什么“流沙河老师这几天给我们讲诗，送来了一道丰盛的晚宴”。天哪！那个晚宴算个什么嘛——它吃完了就全都排泄出去了！诗歌艺术不是什么“晚宴”，不可能让你吃饱。诗歌这个东西，是所有自我娱乐活动中最高级的，它可以让你进入一种不可替代的心境和感受之中。实际上，诗对我们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任何一首诗，都很难收到什么现场效果，不是说读了哪一首诗，你的觉悟就提高了，突然就懂得了很多东西。不是这样的。诗是慢慢浸润你，慢慢地改变你的灵魂，使你变得有趣味，变得高雅起来。诗歌的价值就在这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农场搞体力劳动，有时挑的东西很重，一边挑，一边就在心中默读一些诗歌（因为不敢读出声来，读出来就是“封资修”，马上就要挨批判），这样可以减轻痛苦，其作用就相当于毒品一样，只不过这种“毒品”不害人，也不害己。至于诗歌是不是有其他的什么伟大作用，什么革命要不要诗歌，这些问题都和诗歌无关。诗歌就是一种娱乐，一种高尚的自我娱乐，在自我娱乐的同时，也可以娱乐他人，这种娱乐不是什么其他的“亚文化”可以代替的。

至少从周朝开始，中国历代的教育都和诗有关。所谓“五经”——《易》《书》《诗》《礼》《春秋》——既包括了《诗经》，也有对《诗经》的大量引用。这些经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每一代人都要读的东西，从当小娃娃开始就要读，最初读的时候，可能还不懂，但只要把它们熟记在心，将来长大成人以后，自然就懂了。这些东西就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灵魂、文化血脉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诗教”，孔夫子也好，孟夫子也好，他们在教学生的时候，都经常引用《诗经》上面的话，孔子说是“不学《诗》，无以言”。这个“言”，当然是指你说的话比较文雅，也比较有趣味，显得有根据，能表现出你这个人有比较好的文化背景。孔子说诗歌有四种作用，叫“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就是起兴，用来引发大家的某种兴致；“观”是观察，就是你可以通过诗去了

解种种社会现象；“群”是亲和力，可以用诗来吸引、唤起那些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思想感情的人；“怨”就是抱怨、发牢骚，通过诗来诉说自己的痛苦。无论“诗言志”也好、“不学《诗》，无以言”也好，还是“兴、观、群、怨”也好，都说明远古的中国人，对诗歌的态度还是比较现实、比较功利主义的。到了隋唐以后，中国诗歌就超越了这种视角，更加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注重意境，注重音韵之美和语言之美。到了今天的新诗，就更超出了这个范围，基本上不在乎它有什么社会教化的用处。今天的诗更加小众化，似乎更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对诗歌的作用，不可以夸大。

究竟诗是什么，那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写诗的人这么多，每个人根据他的创作经验、阅读经验和不同的文化构成、特殊的感受能力，对诗的理解都是不同的，不可能有什么统一的意见，所以我也就说不清楚。诗就相当于道家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凡是说得清楚的规律，都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写过诗的人都晓得，那个最核心的东西，你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大家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在秦始皇时代不是曾经焚书吗，这些诗是怎么传下来的呢？是的，《史记》上对秦始皇焚书这件事，记得清清楚楚——秦始皇采纳了他的丞相李斯的建议，“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他第一个要烧的就是《诗》。你别看他这个暴君，他是很敏感的，就是不让人们去读诗，因为人读了诗，趣味就会变雅，而秦始皇不要你的什么“雅”，他要的是炮灰，是为他卖命的战士，所以他坚决要烧诗。你们看一下那些秦始皇兵马俑，全部是那种“武棒槌”，一帮凶狠之徒！不知各位的观感如何？反正我绝不认同他们就是我的祖先，我的祖先绝不会是那个样子！如果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都是那个样子，中华民族就完了，不可能有后来那么灿烂的文化。不可想象一个民族没有它自己的诗。如果一个民族缺少了诗，那就是感情上的残疾。

为什么烧了之后还有诗呢？你们是不是在诽谤我们的秦始皇同志呢？不是的。当时的法律确实非常严厉，规定各家各户都必须交出来，你要

是不交，查出来就要被惩处，《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写得很清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但是有些东西，是杀不死、烧不掉的。而且，诗歌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背诵，能够吟唱，你把写在竹筒上、木条上的烧了，它还可以记在脑袋里面。汉初甚至有一个叫“伏生”的老大爷，济南人，九十多岁了，还可以用古音背诵《尚书》，汉朝政府就派人去请他教授，然后记录下来。《诗》不仅可以背诵，也还有一些底稿被人们偷偷保留下来，秦朝亡了以后，到了汉代，政府一鼓励献书，各地都有人把自家原来悄悄藏起来的书拿出来了。最初被献出来的《诗经》，就是齐、鲁、韩三家偷偷收藏的版本，它们系统不同，互有出入，而且解释也不同。后来出现得最晚的，是北海郡太守毛亨拿出来的版本，大概他是根据他的家族中流传下来的版本整理的，这个版本就被称为“毛诗”。后来大家开会鉴定，把四个版本的诗一比较，发现最好的版本就是“毛诗”，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诗经》三百零五篇，固然都是孔夫子修订过、删改过的，但是这个版本是毛亨的版本，也就是我们后来通称的“毛诗”。

《诗经》原来不叫“诗经”，在最早的时候，就叫“诗”。当我们说“诗言志”的时候，“诗”是专有所指的，也不一定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中的这些作品。因为这些诗最早有很多，经过多次编辑、删减，才成为“诗三百”，就是现在流传的《毛诗》三百零五篇，它是由孔夫子整理、润色，编出来教授弟子的。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汉朝的官方利用“诗三百”来贯彻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就把它称之为“经”——经者，常也，意即永恒不变的道理——就是由官方把它定为讲大道理的经典。“诗经”由此得名。从这个时候开始，汉儒——就是汉代的那些经师们，就支配了《诗经》的解释权。汉代的这些经师，包括很有名的郑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在讲诗的时候，不是首先把诗当作诗，而是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当作一种推行礼教的手段，给诗附加了很多解释，而那些解释不是这些诗本身的内容。这个现象

一直延续到宋代。以朱熹为首的宋代儒生们，虽然对汉代的一些解释做出了修正，但他们仍然没有跳出利用诗歌来推行教化的这个框框，因此仍然忽略了诗的本意，尤其是朱熹，他把很多一般的爱情诗都认为是“淫乱之作”。所以，宋儒们的解释很多也是不可取的。

我们现在来讲《诗经》，自然不可能沿用从汉代到宋代的那些权威们的讲法，对那些不属于诗自身内容的种种解释，我们要抛弃它。而且，如果我要按照那样讲，讲出来也是绝顶无味儿，下面的听众朋友听不到一半，就要打瞌睡了。我们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讲，就是首先要把《诗经》当作诗，要注意这些作品作为诗歌的特征，用文学、用诗学的新观念来理解它们、解释它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讲，也是开辟了一个阐释《诗经》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由五四时期的很多前辈学者、诗人开创的，我只不过跟在他们后面，学习了他们的各种著作，做了一些补充和发挥。我很有幸和大家合作，我们互相促进，叫作教学相长。

我们读《诗经》，当然要欣赏诗歌的美，但因为前面所说的，《诗经》的主要特点是“诗言志”，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所以我的讲座，也比较地倾向于为大家讲解，讲解的成分要多于欣赏的成分，主要还是帮助大家了解中国古代典籍，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真相，还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这和欣赏纯诗，比如唐诗以后的很多中国古诗，是有很大不同的。

这么多首诗歌，我们怎么讲呢？如果三百零五首全部讲，每个月讲一次，要讲三年，且不说各位是不是有兴趣坚持那么久，就是我自己，能不能活到那么长，都是个问题，真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所以我们采取简化的办法。正如吃猪肉不必非吃肥肠不可，你只要知道背脊肉（也就是北方人说的脊脊肉——他们搞错了，写成了“里脊”）的鲜嫩，就可以说“我吃过猪肉了”。读《诗经》也是这样，用不着把三百零五篇全部读一遍，因为中间有一些作品，实在是太艰涩了，读起来很苦；有一些诗的味道也比较淡薄，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我从三百零五首里面选了

九九八十一首来讲。选诗的原则有三点：第一要有浓厚的诗味，第二要浅显，第三要短小。对这个概念，我们要心中有数：虽然它还不到《诗经》的三分之一，但是据北大中文系教授王水照先生的回忆，他五十年代读北大中文系时，四年下来也只学了七十二首。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有耐心把这八十一首诗读完，你就可以拍胸口说：我学过《诗经》了。

目 录

风 诗

- | | |
|----|---------|
| 1 | 周南·关雎 |
| 5 | 周南·桃夭 |
| 6 | 周南·汉广 |
| 9 | 召南·殷其雷 |
| 12 | 召南·摽有梅 |
| 15 | 召南·野有死麋 |
| 18 | 邶风·柏舟 |
| 23 | 邶风·燕燕 |
| 27 | 邶风·凯风 |
| 30 | 邶风·匏有苦叶 |
| 32 | 邶风·谷风 |
| 37 | 邶风·静女 |
| 39 | 邶风·墙有茨 |
| 42 | 邶风·桑中 |
| 43 | 邶风·相鼠 |
| 45 | 王风·黍离 |
| 48 | 王风·葛藟 |
| 50 | 郑风·将仲子 |

- 52 郑风·遵大路
54 郑风·有女同车
55 郑风·褰裳
56 郑风·子衿
58 郑风·扬之水
59 郑风·溱洧
62 齐风·鸡鸣
64 齐风·东方未明
65 齐风·敝笱
67 魏风·陟岵
69 魏风·硕鼠
71 唐风·绸缪
74 唐风·葛生
76 秦风·蒹葭
79 秦风·无衣
81 陈风·防有鹄巢
83 陈风·泽陂
86 桧风·羔裘
87 桧风·隰有苕楚
89 曹风·蜉蝣
91 曹风·候人
93 曹风·鸛鸣
96 曹风·下泉
97 豳风·七月
110 豳风·鸛鸣

114 豳风·东山

小雅

120 鹿 鸣

123 常 棣

127 采 薇

131 湛 露

134 菁菁者莪

136 鸿 雁

139 庭 燎

141 沔 水

144 祈 父

145 白 驹

148 黄 鸟

150 我行其野

152 斯 干

157 无 羊

162 谷 风

165 蓼 莪

169 大 东

176 苕之华

178 四 月

182 北 山

186 无将大车

- 188 信南山
195 青 蝇
197 瓠 叶
199 何草不黄

大雅

- 203 繇
210 生 民

颂

- 220 周颂·天作
222 周颂·我将
224 周颂·思文
226 周颂·臣工
229 周颂·噫嘻
230 周颂·丰年
232 周颂·武
233 周颂·闵予小子
235 周颂·敬之
237 商颂·玄鸟

242 石地后记

风 诗

周南·关雎

“周南”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指“洛阳以南周公管辖的地区”。这个周公，不是协助武王伐纣的周公姬旦，而是他的后人，是“周召共和”时期两个共同辅政的大臣之一（另一个是召公，这个“召”读 shào）。所谓“周召共和”，就是周厉王胡作非为、搞得大家只能“道路以目”以后，国人忍无可忍，于公元前841年发动暴动，把他废黜了，直到公元前828年才拥立周宣王，这一段时间就是由周公和召公共同主持朝政，史称“周召共和”。因为周公和召公的封地都在镐京和洛阳的南面，所以就叫“周南”和“召南”。因为周公和召公是分别留在洛阳、镐京的，并没有到封地去做国君，所以不能把这两个地区称为“国”，很多研究者把它们和十三国风并称为“十五国风”，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周南就是周公管的这一部分，大致在今天的河南西南部和湖北西北部一带。

《关雎》是周南的第一首诗，也是《诗经》的开篇。老实说，孔夫子的这个选择，是动了脑筋的，它表现出的文化观念、诗歌观念，比我们今天的许多人还要先进。我们今天如果要去编一本诗选，放在前面的肯定是领袖作品，或者是某个著名诗人的作品，你们去看现在编的诗集文集，哪一本不是这样？而且主题一定是很严肃的。孔夫子却不是这样。其实我们

不妨想一想：社会是由家庭构成的，家庭是由夫妇构成的，两性的结合就是天地间第一件大事情，叫作“男女婚姻，人伦之始”。这就是孔夫子的观念。是不是比我们还先进呢？

全诗可分为五章，是一个渐次递进的过程：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3.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4.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5.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关”是一种水鸟的叫声，它叫“雎鸠”，叫声是“呱呱”的，也就是“关关关”的。雎鸠就是你我都很熟悉的“渔老鸱”，学名“鱼鳧”，又叫“鸕鷀”。有人说它就是“鱼鹰”，据我的研究，最多只能说它是“鱼鹰”之一种。因为另有一种捕鱼为食的猛禽，也叫鱼鹰，但它没有这种叫声。你们去看渔老鸱捕鱼：如果一只渔老鸱发现了鱼，马上就会“呱呱”地呼叫，其他的渔老鸱听到了，就会扑过来围猎。这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说的是河边沙洲上，一群渔老鸱正在围猎，一片此起彼伏的叫声。洲者，河中小岛也。出现在这片叫声中的，是“窈窕淑女”，是君子之人求偶的好对象。“逑”是对象、目标，就是object，“好逑”就是佳偶。窈窕是个连绵词，就是“以音求义”之词，不能分开来讲“窈”是什么、“窕”是什么。“窈窕”就是“遥遥”，遥遥者，远也。